

美育乡村 以美润心
泉州乡村文化记忆主题征文比赛

主办单位
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
泉州晚报社

投稿邮箱:meiyuxiangcun@qzwb.com
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美育乡村 以美润心”泉州乡村文化记忆主题征文比赛,欢迎400万像素以上的配文照片、3分钟以内短视频)

德化雷锋镇李溪村海拔八百多米的数百块梯田,仿若登天之梯,层层叠叠,嵌在山岭之间。远处,戴云山翠屏横卧,云遮雾绕,叠嶂雄伟。近处,数从毛竹,几株老松,伴着三两人家,白墙乌瓦,与环山的溪涧、走蛇的公路勾勒成线,山怀着水,水绕着山,构成了一幅曼妙的乡村画卷。

纵横其间蜿蜒迂回的层层梯田,是这幅乡村画卷的灵魂。

芒种过后,秧苗进入生长的旺盛期,它们顺着山势起伏,一层一层铺展开来,在微风拂动之下舞起阵阵绿浪,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山头,一丘又一丘的青禾,构成一道又一道蔚为壮观的绿的海洋。

夏日戴云山麓的绿,深深浅浅,重叠汇聚,形成摇曳生姿、互补互补的绿的美景。远处山色的一抹青黛,着墨的是雄浑与厚重的气势,近处竹海的点点翠绿,书写的是清新与淡雅的清幽,而嵌在其间的梯田,则用绵延一片的新绿描绘着勃勃生机与活力。

李溪的梯田,不唯夏日绝美。

云上梯田 画里乡村

□王文莹



李溪村的山、水和梯田有悠远的意境之美(赖建明 摄)

春种时,水满田畴,微光粼粼、斑驳成影,仿若光影迷离的宝镜;朝阳初起,落日黄昏,云彩之下的梯田,又把泥黄的、淡紫的、青褐的、靛蓝的、墨红的颜色贮满,汇成多彩莫测的画卷;微雨时,飞燕穿梭,白鹭翔集,与农夫和耕牛同绘一幅美丽的春耕图;秋天,稻花飘香,遍山金灿,漫山的禾苗被谷穗压弯,呈现的是一幅沉甸甸的秋收图。

许多人都喜欢寒江钓叟图,欣赏一人独钓一江秋的超脱意境,我却最爱梯田上农夫耕种的画面:阳光透过云海,铺洒在梯田之上,一人、一牛、一犁、一片田,那是千百年来先人辛勤劳作的缩影。

福建有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之称,“地狭瘠而水源浅远”,自古耕种不易。地处闽中之境的德化更是山多田少,又位处

高海拔地区,每年稻谷仅有一到两熟,给这里的稼穡更添困难。

“插稻到山顶,栽秧侵日边。”自明代定居李溪以来,这里的先民们用他们的勤恳与坚持,在险峻的山石之中,在不可展展的崖谷之间,撬石开垦、掘土而种、蹶坎耕犁,在大山之间,他们身影卑微如伺伺的蝼蚁,却秉承中国人自古移山填海的精神,发扬向荒山要粮、向大地要活路的本领,开垦出如今绝美的李溪梯田。

四百多年间,李溪人在这里传承繁衍,面对各种各样的灾荒苦难,他们依赖的便是眼前的这一片梯田。于是一代又一代的李溪人“专事稼穡”“营田积谷”“因蔬、池鱼、山果仅取自给”,年景稍好的时候,还能带上略有结余的农间作物,到集市上换取些杂货物事。



为学不外“静”“敬”二字,教人先去“骄”“惰”二字。

天伦



“鸟儿”又要飞走了

□李淑云

今天晚上我将陪女儿前往动车站,送她踏上返回大学的旅程。由于乘坐班次在凌晨,这就意味着女儿将在车上度过一夜,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,愿她一路好梦,可以平安抵达学校。

每一次送走女儿,我总有些伤感,仿佛是送走了一部分的自己。看着她像鸟儿一样刚飞回家没多久,又要飞走,我时常欲言又止。能说什么呢?孩子终究要走自己的路,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,我能做的就是背后默默地支持她,祝福她。

或许是即将离家的原因,女儿从这天早饭开始就显得格外忙碌。盛饭、摆碗、刷锅、洗碗、拖地……她一刻也不曾停歇,仿佛要把自己对家的思念和爱,都融进这些日常的家务中。午饭后,我让女儿去休息一会儿,她却说不觉得困。我以为她会看电视消遣时光,便嘱咐她小睡一会儿,别打扰到邻居。

等午睡醒来,我发现女儿不在客厅,轻轻推开她的卧室门,便见她背对着门,十分专注地忙活着,再走近一看,发现她正在制作蒜末。见我进屋,女儿笑着说:“想到爸爸爱吃蒜,我就把家里的蒜都拿来剥了。”她一边跟我聊天,一边手不停地剥蒜、捣蒜,很快地,去皮又切碎的蒜末就摆了一大盘,估计够孩子爸爸吃许久。

傍晚时分,我下班回来,发现阳台的晾衣架上挂满了洗好的衣物。女儿笑着说,觉得待在家里有点闷,便把我们换洗的衣服、床单、枕巾都拿出来洗干净,就连她爸爸平时很少穿的一双皮鞋也被擦得锃亮。女儿有些不好意思地说:“我想在离开前,为家里多做些事情,让家里每一个角落都留下我的痕迹。”

要开学了,女儿像一只即将离巢的小鸟,马上就要“飞”走了。她忙碌的身影,就像一只雀儿,在家里不停地飞来飞去,所到之处焕然一新,充满了生机。看着她忙碌的背影,我感到骄傲又欣慰,毕竟她已经不再是需要我时时呵护的小女孩,而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、独立生活,也懂得关心他人的大孩子了。想到这里,我顿时心里五味杂陈,高兴的同时又有些忧伤,不知该如何将这份情绪表达,我最后只能走上前给女儿一个大大的拥抱。

夜幕降临,动车站的灯光显得格外明亮。我紧紧地握着女儿的手,感受着掌心温度的温度,心中满是不舍。分别时我深吸一口气,轻声对她说:“孩子,无论你飞得多高多远,记住家永远是你的港湾。”泪水在女儿的眼眶中打转,但她什么话都没有说,只是像小时候抱她一样,默默地将我搂在怀里。

我望着女儿背着行囊,走进候车厅,身影渐渐消失在人群中,忽然想起了作家龙应台说的一句话:“所谓父女母子一场,只不过意味着今生今世你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”虽然有人会说孩子与父母的相处终会指向别离,但我觉得,孩子带着家人予以的爱,勇敢地飞向属于她的世界,是一件值得开心且令人欣慰的事。身为母亲的我,只需要做她坚强的后盾,为她筑好一个温暖的“巢”,等待她每一次平安归来就好。



农历八月的别称

●**壮月**:除了指代农历八月,在古代文献中,壮月还被用来指代仲秋,象征着秋季的丰收。

出处:壮月今朝半月明,上来帽子眼惺惺。——释慧晖《偈颂四十一首其一》

●**桂月**:农历八月桂花盛开,故称此时为“桂月”,其还是月亮的一个别称。

出处: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。——宋之问《灵隐寺》

●**雁来月**:到了农历八月,大雁就开始南飞迁徙,而大雁一旦南飞,就预示着要下霜了。因此古人就将此月叫做“雁来月”。

出处:高秋夜分后,远客雁来时。——耿湋《秋夜》

●**正秋**:既是农历八月的别称,也是指秋季的正中时期,还可以表示某个事物或现象的最佳状态。

出处:蝉吟高树雨初霁,人忆故乡山正秋。——刘沧《秋日山斋书怀》

食事

芋包

□陈金昌

芋包是湖州的特色小吃之一,也是过中元节、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时,本地人用来寄托哀思与祈福的供品。在我小时候,一年到头能吃到芋包的次数不多,每当初秋时节看到母亲开始制作芋包,我就知道中秋要到了,心情总会雀跃不已,每天都期待节日到来,芋包也成了我尤为喜爱的一样食物。

跟包子不同,芋包的外皮不是面粉做的,用的原料是大米和芋头。馅料也讲究荤素搭配,通常是将三层肉和葱头进行混搭。记得母亲每次做芋包前,总要先将浸泡过的大米碾磨成米浆,同时将芋头去皮,并捣碎成芋泥。等两样食材都备好,再按一定比例混合搅拌,之后还得撒点盐来调味,这样做好后的芋包外皮,叫做“芋米浆”。调制馅料时,母亲一般是把切碎的三层肉和葱头倒在一起拌匀,再加入一些盐、味精和五香粉来增味。备好料后,将蒸布铺在蒸笼里,母亲便会舀一勺芋米浆浇在蒸布上,紧接着往上面放一小撮馅料,再继续往上头淋一些芋米浆,直至馅料被完全盖住。几个简单的动作完成后,芋包的雏形就出现了。

只需蒸煮二十分钟左右,原本软趴趴的芋包就能定型,一掀开锅盖,芋香立马扑鼻而来。若是见锅里的芋包粘在一起,母亲还得赶紧拿出筷子,趁热把它们分开。一般等个五分钟,芋包达到适口的温度,把它们盛到盘中,母亲便招呼我赶紧去尝鲜。刚做好的芋包,外观不如面粉做的包子那般白皙,但吃起来格外美味,一口咬下,外皮滑嫩,内馅咸香,一尝就让人停不下来,只想把整锅的芋包都纳入腹中。

芋包还曾是陪伴我看露天电影的一样必备零食。记得小时候过节,高甲戏、布袋戏、露天电影经常在老家的村子里

轮番上演,有时一演就是大半个月。当时年纪还小的我听不懂戏曲,大多是带着几个母亲给的芋包去看露天电影。如今我早已不记得那些电影情节,但一边吃着可口的芋包,一边津津有味看电影的场景,依旧历历在目,感觉就像发生在昨日一样。

那些做好的芋包,不单是孩子们的解馋零嘴,也是过去厝边头尾互赠分享、联络感情的美食。儿时还常听母亲念叨一句与芋包有关的闽南俗语:“芋皮包,包肉馅,贴人吃,贴人骂。”见我听了不解其意,母亲解释说,这话是指人们将做好的芋包赠予亲戚邻居,受赠的人总要故意“嫌弃”芋包做得不好或不好吃,以此方式来表达谢意。听说这在民间有一种说法,是指嫌弃得越多,送芋包的人就能获得更多的好运气。我想,这不仅是一种习俗,也是一种独特的情感交流方式,是邻里间和睦相处、互相祝福的体现。

初见芋包的人,或许会觉得它“貌不出众”,名字还带着一抹乡土气息,不过对不少离家在外的人来说,带着“古早味”的芋包,更像一个情感纽带,它连接着过去与现在,也连接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情。就像在我眼里,芋包就承载着我过往岁月的怀念,只要一尝到它,我便会想起在厨房忙碌的母亲,也能想起熟悉的家的味道。

一棵杨桃树

□莫敏辉

回首

又到了杨桃收成的季节,我回到老厝的小院,打算看看那棵已经二十多岁“高龄”的杨桃树。

意料之外,杨桃树依旧生机勃勃地立在小院中。向四周伸展的枝杈,不少已经能够触及三楼的阳台,这棵郁郁葱葱的大树,好似一位慈祥的长者张开宽广的怀抱,守护着这座寂寥的老厝。偶尔有几束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投射到地上,形成的光斑随着微风在地上跳跃,也给久无人至的院子增添了些许生气。

这棵杨桃树是被阿嬷带回老厝的,起初的长度和那时五六岁的我身高差不多。阿嬷一进院子就不停地挥舞着这株小树苗,兴高采烈地喊道:“老头子快过来,看看卖杨桃的老赵送的好苗子。”阿公循声从屋里探出头来一看,顿时两眼放光,两个五十多岁的老人,因为一棵小树苗的到来,开心得像孩子一样。

杨桃树从此在院子里扎根,渐渐抽了新芽,也开出小花。那些粉红的小花一簇簇地布满枝头,还吸引了不少蜜蜂前来采蜜。阿公阿嬷每天一早起床,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杨桃树有没有新变化,晚饭后的“固定节目”也是交流培育树苗的注意事项。我和弟弟那时经常跟在阿公阿嬷身边当“帮工”。阿公阿嬷修剪枝叶时,我们就捡地上的残枝废叶,他们给果子包防虫袋时,我们便在一旁帮

着递绳子和袋子。那时的杨桃树下,有暖暖的微风与阵阵蝉鸣,也有两老的细语呢喃和俩小的欢声笑语,这些都定格成我回忆里最美好的秋日图景。

不久后,树上的小花变成小果,青绿的小果又长成橙黄的大果。到了第二年,这棵长大的杨桃树更是产出了满满一箩筐肥硕的杨桃。新鲜采摘的杨桃被切成星星块摆满果盘,拿来一尝,爽脆多汁,口舌生津。一家人交口称赞,即使是平日不爱吃水果的,我都吃得津津有味。

后来,我和弟弟都去外地求学,只能偶尔回老厝看望阿公阿嬷,更鲜少有时间去关注那棵杨桃树的长势。不过每到采摘季,我们仍会收到老家寄来的大杨桃。“外面可买不到这么甜的杨桃,你们多吃点,吃完了再给你们寄过去。”只要听到阿公阿嬷在电话里这样叮嘱,我就知晓这年的杨桃一定收获颇丰。

再次见到这棵杨桃树,是阿公离开的那一年。那时的阿嬷已经有些耳背。我到家时,她正坐在院子里的木板凳上,仰头望着那一层楼高的杨桃树出神,背影看起来很落寞。“阿嬷,阿嬷。”我凑到她耳边喊了几声。“囡仔,回来啦。”阿嬷一看到我,眼里顿时有了神采。“你们快来摘杨桃给孩子们尝尝。”“不用了,他们不爱吃水果,别忙了。”“这杨桃可甜了,我和你阿公都爱吃,多摘一些带回去慢慢吃。”阿嬷似乎没听到我的拒绝,一边念叨着,一边拿起一根装着收割刀头和网兜的竹竿,把它递给我先生后,阿嬷又回屋拿来两个红色塑料袋让我的两个孩子拿着。孩子们从没见过摘杨桃,兴奋地在树下又蹦又跳,每次竹竿割下一个杨桃,两个小家伙就一阵欢呼,争抢着要把它装进自己的塑料袋里,看着孩子们开心的模样,阿嬷也在一旁跟着开怀大笑起来。

如今就算到了季节,这棵杨桃树的茂盛枝叶中也难觅杨桃的踪迹。是啊,曾细心照料它,为它修剪枝叶,保护它免受虫害的两位老人都已经离世了,还有谁会愿意走进僻静的深巷,来到老厝的院子里照看这样一棵老树?就像我,也只能把这棵承载着无数美好时光的杨桃树带回回忆里,让它在心里无拘无束地继续生长。



(CFP 图)

乡情

内埕井

□庄延平

在我老家的东北面,有一口老井,是闽南农村地区很常见的井,当地人称它为“内埕井”。

“内埕井”由何人何时所挖,现在已经无从考证,我只知道它存在的时间很长,这里的井水还曾是村里人赖以生存的“生命之水”。相传在过去名为“顶乡”的地区,即现在的锦山、锦川等村,还有六口与“内埕井”相似的井,它们是本地人对上天上的“北斗七星”所挖的,有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等寓意。听村里的老一辈人说,过去这七口井几乎能够惠及住在顶乡地区的居民,而“内埕井”是当中最受乡亲们喜爱的一口。不过现在其他六口在哪里,已无法找到准确的位置,毕竟有的已

经荒废,有的则被填埋。

以前的“内埕井”周边住着不少人,他们也叫做“井脚人”。这口“内埕井”大约二十米深,井壁是用一块块岩石堆砌而成,井口是圆形的,口径约一米。用一块大青石筑成的井台,表面被提水的绳子长期“打磨”,早已变得十分光滑。这口井的四周分布着四条相通的小水沟,其中一条地势较低的用于往外排水。井台的旁边还有一个大岩石凿成的圆形小水池,看起来很有年代感的它也被称为“井湖”,乡亲们通常用它来洗衣服或洗地瓜。过去遇上大热天时,孩子们还会跑到这里玩水或洗澡。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无论是早晨或是傍晚,来“内埕井”打水的人总是络绎不绝,不过

即使人很多,乡亲们也会互相谦让,自觉排队,井然有序地打水。

我是吃着“内埕井”的井水长大的,对它有着深厚的感情。过去我家的所有生活用品都是来源于这口老井,我也经常和姐姐们一起利用课余时间去井边打水,帮父母减轻负担。我那时每天上学也得经过“内埕井”,每次看到熟悉的邻居在那里打水、洗衣服或洗菜,我就会不自觉地停下脚步,驻足听他们拉家常。在那时的我眼里,“内埕井”更像是一个小小的“交流站”,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可以在这里沟通感情、消除误会、增进情谊。

后来随着生活条件不断改善,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,无人问

津的“内埕井”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,渐渐退出了农村生活的舞台,往日回荡在这里的欢声笑语、谈古论今的场景也都消失不见了。如今只有三两户住在附近的人家会偶尔来打点井水,用于洗地板或浇花。

前不久,我再次路过“内埕井”,发现它边上的小水池拆掉了,井台换成新的石板板,上面还刻着“龙泉”两个字。我特地找旁边的人家借了一个小水桶,打了一些井水上来洗手、擦脸,感觉这里的井水一如往昔,依旧是那样的清澈冰凉。和井水一样始终未变的,还有旧貌换新颜的“内埕井”,它仍然像一位深爱子女的母亲,一直守护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。